

从《大地神》试看纪伯伦的“超”宗教思想

哲学系 20 本 吕欣远 2000014921

摘 要：作为二十世纪初十分出名的黎巴嫩作家，纪伯伦在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同时获得了极大的声誉，与泰戈尔、鲁迅一道在西方被视为东方文学家的代表。但是纪伯伦的个人经历的丰富性和其接触思想的繁杂性决定了纪伯伦文学思想的复杂性，作为热爱着祖国的黎巴嫩文学家的同时，纪伯伦也是一位世界的文学家，一位在东西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的文学家。同时接受东方思想传统和西方最新潮思想的纪伯伦在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后期文学作品中收多种思想影响形成了独特的“超”宗教思想，也就是从东方和西方宗教的融合出发却要达到一种超越个别宗教偏见的“生命”哲学。而这个思想尤其在《先知》、《人子的耶稣》、《大地神》中得到体现。本文拟通过精读纪伯伦最后的作品《大地神》，分析其中体现的纪伯伦独特的文学哲学思想，并由此发掘纪伯伦对于东西方精神相互融合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

关键词：纪伯伦；《大地神》；虚无主义；阿拉伯现代文学；肯定性哲学

一、纪伯伦的生平和思想经历

1. 纪伯伦的生平

1883 年纪伯伦生于黎巴嫩北部山区，彼时黎巴嫩不久前才经历了国家的冲突和动荡，并在土耳其、英国、法国、俄国多方势力的干涉下，成为了一个由土耳其任命的信奉基督教的行政区。纪伯伦的家庭信奉着基督教马龙派，他的整个的幼年时期是在他祖国的传统中度过的。

十二岁那年，纪伯伦随母亲举家搬迁至美国波士顿，就此踏上了在东西之间作为游子飘荡的生活。1898 年纪伯伦 15 岁，纪伯伦返回黎巴嫩学习祖国的语言与文化，四年后，成年的纪伯伦经历母亲、哥哥、小妹的病逝后，最终又回到美国，并从此开始了他的艺术和文学创作。

这一时期的纪伯伦的文学创作主要是用阿拉伯语完成的，形式集中在小说上。1908 年 6 月，在挚友哈斯凯尔的资助下，纪伯伦前往法国巴黎进修艺术，直到 1910 年底返回波士顿。

这两年半的旅法经历对于纪伯伦的思想和艺术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转变，他在当时的思想艺术之都巴黎大量地汲取西方思想和哲学的精华，对尼采、布莱克、罗丹、卢梭等思想家艺术家的作品产生了强烈兴趣，也为他后期的文学创作做好了思想上的储备。

一战之后，纪伯伦的转向英语创作阶段，并于1920年，组织创办了阿拉伯旅美作家团体“笔会”并任会长，致力于推动阿拉伯文学向现代发展。这一时期是纪伯伦创作的高峰期，《狂人》、《先驱者》、《先知》相继出版。特别是散文诗集《先知》，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潮流，也为纪伯伦的声誉和知名度带来了极大的提升。

在纪伯伦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出版了生前最后的三部作品《沙与沫》、《人子的耶稣》、《大地神》。这些作品也代表了其思想最终的成熟。1931年纪伯伦于纽约逝世，葬于黎巴嫩，并在逝世后的两年内，遗作《游子》、《先知园》也被出版。

2. 纪伯伦的思想经历

首先我们来看看纪伯伦的思想背景。纪伯伦成长的环境也就决定了他宗教思想的复杂性，身处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环境下，纪伯伦也就避免了单一宗教的完全“笃信”，也就是说，他对于宗教能够站在一种超越的立场上容纳不同的立场。因而在纪伯伦身上，似乎体现着“宗教意识淡薄”，但是实际上，他却自始至终没有背离宗教精神的实质，而是从不同的宗教和自身的文化根基中吸取宗教原本的精神，汲取那种总“先知”那里本身道出的东西。因而，上帝和先知在这里脱去了权威的外衣，转而从人本身出发，诉说着美和生命的真理，而由不同的宗教先知说出的，在纪伯伦这里都转化为人类本身的精神探索和对于生命本身的发掘。

而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纪伯伦受到的西方影响。在纪伯伦的旅法经历里，没有一位哲学家像尼采那样给纪伯伦后半段的创作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形式上。可以说，纪伯伦后期的散文诗，其实都是“查拉图斯特拉”对人类道出的真理本身，纪伯伦借助“先知”之口，道出自己给人类的诗句。而谈及尼采的思想，他的无神论和反宗教性无疑是最显著的，然而如果从深层面去看，作为“敌基督者”的尼采所要奠基的思想乃是“大地的价值”，作为虚无主义的尼采哲学却是最高的肯定性和生命哲学。纪伯伦恰恰是看到了尼采哲学深层次的“超”宗教性，也就是抛弃宗教本身而实现宗教的先知所共同追求的“生命”本身，从大地和现实的美和感性出发却最终达到生命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讲，纪伯伦和尼采一样，同属于“最虔诚的渎神者”。

我们再来看看纪伯伦文学作品的转变所体现的思想转变。纪伯伦早期创作的阿拉伯语小

说突出体现着批判性。在他的三部主要的早期作品《草原新娘》、《叛逆的灵魂》、《折断的翅膀》中，无不体现着他对于祖国和东方命运的思考，揭露着腐败的统治，抨击着沦为统治工具而对本真的人进行扼杀的教权。正如此，《判你的灵魂》也被奥斯曼土耳其当局列为禁书，纪伯伦自己也被革除教籍。这一时期的纪伯伦文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启蒙色彩，即他希望通过作品表达出对于近代以来苦难的、落后的民族和多难的东方的关怀，希望自己的民族和祖国走向新的时代，脱离腐朽的和禁锢的，因而“叛逆”就不得不成为自己的主题。

直到后来纪伯伦体裁转型后，对于自己民族和呼喊和东方命运的思考也是他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尤其在经历西方现代哲学启发后，他着力希望通过对宗教的抨击，对自然的体悟，对生命和美本身的追求引导，号召自己的同胞和民族从传统的死尸中起来，自行地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些早期的散文诗不乏热情奔放的，充满力量的，体现着“超人”哲学对于传统宗教的颠覆。但是二十年代以后，纪伯伦的文学创作明显地形成了一个主题的转型，一个思想的转变。如果前面的作品主要是献给自己的祖国和东方，那么之后的作品则是献给全世界，其内核乃是对于人类整体命运的思考和对于东西文化交融的尝试。

纪伯伦创作巅峰和后期的文学作品是温柔而隽永的，但是却充满了力量。或许从西方世界大战和文明的危机中他看到了人类整体命运的迷茫性，因而这一时期的纪伯伦作品又转向了“先知”，转向了那些人类命运中指引和启示着的智者。“先知”成为了纪伯伦思考依托，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先知是周期性地不断地出现着的，而先知本身没有别的权威和作用，其作用就在于不断地提醒人类追求那些固有的本质生命本身。他的创作主题充盈着万物的和谐统一和生命本身的超越性。这种生命的超越性却又不是通过迷信达成的，不是通过神达成的，而是通过人的理想，通过现实的人的爱和感情，达到生命本身的永恒。在这个意义上讲，对于生命超越性的感悟本身就是一种宗教，但是却是基于现实性的，基于人本身的，这种信仰也就是一种“超”宗教，一种结合了西方的理性于热情和东方的真诚和虔诚的生命存在样态的追求。

二、对于《大地神》的分析

1. 《大地神》的特点和概述

《大地神》是纪伯伦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在病痛中坚持完成的。所以这部作品鲜明地具有纪伯伦后期创作的特点，充满哲理和思考，跳脱了局限的民族性而指向一种普世性，一部站在东西文化之上的为全人类的献礼。作品是一部“诗剧”，但是主人公只有三位性格迥异的大地神。通过无情节的对话，纪伯伦解大地神之口诉说出了自己对于人类整

体命运的思考，和生命意义的探寻。其最终落脚点乃在于为人类留下一部充满希冀“福音”，可以看出生命尽头的纪伯伦将自己的希望和寄托留给了人类的未来。作品篇幅并不长，但是思想内容很丰富，不同的神代表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并在一种交融和对话中最终达到了一个一致的指向。

2. 三位神的身份

首先需要理解的是，“三位诞生于大地的神，司掌生命的泰坦”^①作为本诗剧的主人公，言说者，其实根本上是人对自己的言说。他们关于生命、死亡、人类命运本身的讨论其实都意味着一种人对于他自身的视角和态度。“诞生于大地”而不是高居天上本身也表明了神身份，作为诸神而非“绝对者”的在世性，表明了他们言说的意义最终指向人类世界的生活本身。

但是为什么大地神是作为介于绝对者和人之间的“诸神”出现，这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作为高于人的诸神出现，也就表明这种言说的整体性，能够从一个相对疏离开的视角去看人类和世界整体。但是诗剧却绝不能以“绝对者”的身份进行言说，因为绝对者是离开大地的，是超脱于人类世界的，这也就意味着绝对者无法像诸神一样具有不同的形态和本身的思想困境，而恰恰《大地神》本身却是从神对于人和神自身的追问和困境中得到发展的。

更进一步说，“诸神”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人以“神”的视角看待人自己的方式。人对于自己的思考本身好像是以“神”的身份进行的，由此人们将这个自己思考的视角实体化为现实的“神”，成为那个受人崇拜的东西。人对于自己本身意义的追问就转变为了神对于人类意义的追问和神的自身追问。或者说，“神”从来也就是“大地神”，作为“天神”的绝对者是缺席的，是未介入人类历史的，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上的神也都是人就其生存的问题和思考所设立的，创造的“大地神”。

三位神虽然都是大地神，但是却代表了不同的生存姿态。这种不同的姿态体现在他们对于人的价值的理解上，进而体现在自身价值的理解上，体现为整个世界意义和本质的理解上。看似三位神同时在一个言说的“场所”或者空间中进行戏剧的推进，但是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作者其实内在地给三位神划定了一个推进过程，或者说这种推进相对应着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三种生存姿态，具有一个顺序。大致来讲，纪伯伦所设定的顺序应当是乙神——甲神——丙神。乙神是一个直接性，一个欲求着的意志，一个意义的自足；甲神是一种反思和厌倦，一种求虚无的意志，一种困境而不得解决的危机；丙神是一个回答，一个句号，同时是一个

^① 《纪伯伦全集（中）》，伊宏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第437页。

新的可能性序言。

以这样的顺序，纪伯伦以甲乙二神的宣说和争论开始，以丙神的祝福和预言结束，也就内在地表明了自己的倾向性。值得注意的是，整部诗歌的前面大部分丙神似乎始终是一个局外人，一个自说自话的，本身疏离于意义和价值的追问的角色。但实际上讲，丙神从一开始就回答了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只不过最后才能揭示出来，使得读者方才理解丙神一开始描述的东西有什么深意。正如此，我们就先从甲乙两神的考察开始，最终达到对丙神的理解。

3. 乙神的态度和指向——宗教的生存态度

乙神一开场就十分直接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倾向。他将“死亡”的气息视作“甜美而丰淳”的。“诸神以献祭为佳肴”（《全集》，1994，439），正是在人类这种有死者的苦难、血肉、叹息中，神得到了“献祭”，通过这种“献祭”，乙神确证着自己的权柄和价值。

但是什么是“献祭”，为什么要“献祭”，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从根本上来讲，“献祭”本身是“人”得以与“神”进行沟通的方式。早期宗教里，通过献祭这种神圣性的活动，人和神就获得了一种连结，因而“仪式”本身成为一个超越性的要素。那么我们看看通过“献祭”，人给出了什么获得了什么，神又获得了什么给出了什么。

我们首先可以发现，通过献祭这种超越性的宗教形式，人让渡出自己的权柄，也就是说，人将自身异化出去，成为“神”的奴隶，人将自己的整个生活和现实的活的东西牺牲出去，代价就是对于自身的贬斥；但是与此同时，人从“神”那里得到了意义的保证，得到了一个存在论上的根基，人获得了名为“意义”的超越性的东西，作为自己生命的价值。相对应的，神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人类世界的一切权柄和威严，但同时，神必须为人提供“价值”，提供支撑着人的生命的东西。

正如此，乙神自白“我绝不徒然化作虚无，我只能选择最艰难的道路”（《全集》，1994，440），而这个艰难的道路就是成为人的权威，成为意义的提供者。乙神的命运和选择就是“我们将支配人类到时间的尽头”（《全集》，1994，441），在这个意义上讲，乙神所代表的人的生存样态就是认为神的支配作为永恒的和绝对的，将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完全寄托于“神”上，而这个神本身是坚实的，可靠的，乐于号令和掌握人类的。这种生存样态不是别的，而恰恰就是千年以来，传统宗教的生存样态，就是人在宗教中对于自身意义的依托。

神是人的价值的根基，唯有在神的支配里，人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否则，人本身和他的一切生活都是无价值的和虚幻的。这种思想贯穿着传统的宗教思想，尤其在《旧约》种体

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旧约》《传道书》中，将现世的人生视作是虚无的无价值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①“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②。而这与乙神的观点：“人类的一切将是毫无价值的，如果总是人类的”“只有作为众神的面包，人类才能品尝到神性”（《全集》，1994，443、444）是何其相似一致。

但是与此同时，神又依靠着人来实现自己。在行文的中间，乙神有一大段关于创世——神的诞生——时间的创生——生命的诞生——人类诞生——人类产生历史的宏伟的论说和回顾，有如一部《创世纪》。在这一段的结束，乙神明确地点明了他对于人神关系和整个人类历史意义的揭示：“人生来是被奴役者，其荣耀与报偿均在被奴役中；我们在人类中寻找代言人，在他的生命中我们成就自己。”（《全集》，1994，447）这在根本上也就揭示出了宗教内在和核心本质，展现了一般天启宗教的架构。在这样一种人神关系中，一切都得到了一个看似恰当的安顿。

4. 甲神的态度和指向——虚无主义和生存论危机

与乙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甲神，而且本诗的推进的动力就是甲乙两神之间的争论和分歧。甲神一登场就是一个忧郁的、厌倦的、悲观主义的形象。我们已经说过，乙神将死亡的气息视作人类对自己的“献祭”，并从易朽的人类那里获得统治的权柄，确证自己的威严和大能。但是甲神一上来却是对这生生灭灭的气息感到厌倦，他表明“厌倦是我的全部心境，我不愿动手去创造一个世界，也不愿去毁灭一个。”（《全集》，1994，439）

为什么甲神将“厌倦”作为自己的全部心境呢？甲神坦言：“假如我可以死亡，我不愿意生存，因为世代的重负压于我身。”（《全集》，1994，439）作为不朽者的神反而羡慕作为有死者的人，这是因为甲神从循环往复的世代中看到了世界本身的无意义性“大海无休止的呻吟耗尽我的睡梦。”（《全集》，1994，439）因此，不朽的生命无休止地见证宇宙本身的虚无，这是及其沉重的负担，与其如此，不如死去。

在乙神表达了他以支配人类作为自己的命运本身时，甲神却表达，自己曾经和乙神一样，但是现在却不愿意继续如此。“徒劳是醒着，虚幻是睡着，三倍的徒劳和虚幻则是做着梦”，因此，无论是清醒、睡着，还是做梦，现在在甲看来都是虚妄的和无意义的。诚然，甲神也同意乙神的论断，即人本身是羸弱的和无意义的，但是不仅如此，他进一步认为基于这种无意义的人类生活本身设立的“神”的价值从而也就是虚无的。因为基于人类现实的生活的无意义性，“献祭”也就本来不能给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诸神的食粮本身也就是虚妄的。

^① 《传道书》1: 2

^② 《传道书》1: 3

不仅如此，甲神在诗歌的中间部分，道出了绝对者、诸神、人类之间的关系。“哦，昨天！死去的昨天，我披枷带锁的神性的母亲”（《全集》，1994，449）这里甲神道出了诸神的命运和身份，作为诸神母亲的那个“昨天”作为绝对开端，却是一种缺席，一种神性的开端，或者仅仅是一个初始。这个昨天作为一个事件，一个本有（Ereignis），本身却是已经死去的，但是作为昨日儿子的诸神却是不朽的，徒然地承受世界的无止境和无意义。作为人的造物主的神也让人承受生命的重荷，也就是生命的无意义性，但是唯一仁慈的是将人造成有死的，无需承受永恒的生命之毒。也就是“我，不朽的，将人造成过路的幻影；你，正逝的，将我构成不死的。”（《全集》，1994，449）

这里的哲学意蕴格外丰富，首先，甲神立论的基石就是将生命视作一种重负，一种诅咒，正如叔本华的虚无主义所对生命作出的敌视。而基于此，对于自身永恒的生命，甲神就将之视为绝对沉重的和最残忍的事情。作为大地本身代表的大地上神所发掘的，无非是一个绝望的事实，即大地本身是一种虚幻的徒劳。“所有海洋因被谋杀其中者而阻滞沉寂，重重灾难耗尽大地虚幻的肥沃。”（《全集》，1994，449）

作为诸神的甲神在这种沉重的负担中却从灵魂深处发出呐喊，希望把自己寄托给一种“未成形的永恒”，渴求一种“解脱”或者“末日审判”。寄希望于圣洁宇宙的子宫里所孕育的“救世主”，而这个救世主却不是为了救人类而来，却是为了救渡整个无意义的大地，连同诸神一起，将无意义的重复和虚妄的生命一同引向“非存在”或者作为空洞的明天的“末日”。

但是关于这个观点，乙神却与甲神截然不同，最终构成了“解答”前最后的分歧。

5. 甲乙二神的争论及人类命运中掩饰的虚无主义与纯粹的虚无主义

正如前面所说，当甲神表达了他宁可放弃人类世界的权柄而寄托于“无为的永恒”后，乙神则出言反驳。因为在乙神看来，这编织人类命运的权柄正是意义之所在。因为诸神至高无上不可企及，而自己的责任就在于，必须背负起人类的期待，背负起为人类奠定意义基石的重担，如果自己都是无意义的，那么人类就是无根的和毫无指望的。其实乙神在这种甲神的虚无主义追问中，得到了自己的结论：自己爱人类——这尚未断乳的孩子。为此，自己也就不惜忍耐，承担起生命的重担，将“意义”赋予给人类。因为自己不应当抛弃人类。

在这里，乙神转而成为一种崇高化的承担着，他必须回应人类的渴求，这个渴求就是对于“意义”的渴求。没有这个东西，人类是难以存活的，是难以承受的。给出意义，或者为人类担起对抗虚无的责任，在乙神看来是诸神之所在，是诸神存在的天命。但是甲神点出问

题之所在，他“绝不留恋那依恋我的事物”（《全集》，1994，455），他要抛弃人类，因为“我们只是众神，支撑世界，又被世界支撑”（《全集》，1994，457），也就是说，这个从“大地”中产生出来的“诸神”，这个依靠人的信仰才能持存的诸神，本来就不是真正的“绝对者”，本来就是虚假的超越性，因此，也就无力真正地支撑起世界，为人类和大地提供意义。

这里也就涉及到现代生存论危机和虚无主义。借由叔本华、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提出的生存哲学，现代信仰的崩塌和虚无主义也就被以一种赤裸裸的方式揭示出来了，并且在尼采这里达到了总结。我们可以认为，以乙神为代表的传统宗教和传统宗教在现代的形式无非就是尼采所言的被遮掩起来的虚无主义。他们借由神圣性的外衣为人类提供超越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对现世的一切和生命采取敌视的态度，但是实际上，他们所提供的那个超越性是虚假的，是没有根基的，基于这种价值的信仰本身也在根本上就是虚无主义——将一切建立在虚无上的价值体系。而以甲神为代表的正是现代以来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认识到了信仰的虚幻性，他们消解了宗教神圣的外观，但是却陷入到纯粹的虚无中，也就是认为人生和诸神一样都是虚幻和无意义的，这样，不仅生命本身，连同世界一起，都陷入到虚无的危机中。虚无主义危机可以说是现代性的征候。

以上两种虚无主义在尼采那里统称为消极的虚无主义，而尼采将自己的哲学称作积极的虚无主义，或者毋宁说是一种肯定性哲学。尼采认为，前两种虚无主义的根源都在于他们把意义建立在本身虚幻的东西上，而对本身具有肯定性的东西“生命”本身采取一种敌视和贬斥；而恰恰相反，真正的意义和肯定性必须建立在真实的根基上面，建立在现世性上，建立在“流变”和创生着的生命本身。

如果说东方停滞不前的、腐朽的宗教传统和西方深陷危机的，空洞的虚无主义都无法为人类提供一条可行的出路，那么真正的出路在哪里？纪伯伦深受尼采哲学的影响，也继承了尼采的思考，那么接下来要回答的就是，如何从肯定性的方面出发，“克服”现代的虚无主义危机。并且同时，他要为人类的未来找到一种希望，为明天谱写一支序曲，还要重申他在后期创作中一直努力达到的——超越东方和西方的人类共同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将由丙神最终道出。

6. 丙神的回答和解决——“人类柔弱之爱”最终的胜利与高歌

可以看到的是，从一开始丙神就未介入到甲乙二神关于意义和虚无主义的讨论之中，而是自说自话似地关注着其他的東西——远处山谷拨弦歌唱的一位青年和桃金娘花丛中起舞

的姑娘。在诸神高踞于大地之上时，唯有丙神将视线放到了真正的大地上，凝视于现实的人和人的生活。随着甲乙二神言说和争论的推进，丙神只是进一步描述着青年和姑娘的一点一滴。纪伯伦用及其优美的笔触描写着青年与姑娘不断接近的过程，歌者和舞者，作为大地上的人和生命的赞美者，他们互相吸引着，循着歌声，迸发出爱情的火花。

“是哪位神，在激情的驱使下，织就了这些猩红和银白的网？”（《全集》，1994，452）在丙神看来，诸神或无意的创作，或有意的创作，反而编织出人类爱情的命运这超出诸神的东西，而这种命运却是更加伟大的，是诸神所无法企及的作品。在歌者和舞者，青年少女的炽热爱情中，“一个狂热的声音在呼唤着你们和我”，这种向着诸神的呼唤最终引向了一个回答和解决。

在甲乙二神争论的高峰，丙神终于打断他们二者，直接地对两位神说话。“我在说，我漫不经心的兄弟们！”（《全集》，1994，458）这也点明，丙神之前的话语也并非是自说自话，而是本身就意味着解答，只不过漫不经心的兄弟们只顾自说自话，迷失在了无端的讨论和“思考”中。这也点醒了读者，是否沉溺于甲乙二神深邃繁杂的哲学讨论中，而忽视了丙神所描绘的东西。

“我们的夙怨不过是古老的七弦琴的音响”（《全集》，1994，458），因为丙神认为甲乙二神关于价值和意义的讨论在本质上是一种指向过去的东西，指向一种僵死的却还试图永远统治的东西，一种沉湎于“昨天”而扼杀“明天”的虚无。“那琴弦已常年被‘他’的手指遗忘”，也就是说，这里作为真正神圣意志的绝对者，作为这超越于众神之上的真正的神圣性的“他”是爱情真正的创造者，而如今，在歌者和舞者的火焰中，神圣的竖琴在遗忘中又一次被奏起来，无论诸神和人，生命的灵魂就在竖琴中翻涌。丙神向甲乙二神表明，“在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的激情中”（《全集》，1994，459），那些他们争论不休的王权或是厌倦，这一切都要被抹去，因为爱情的天命里有远超越这些的力量。

直到这里，甲乙二神终于“看到”了男人和女人的“爱”。乙神终于认识到，在原先他贬斥的歌者和舞者的肉体连结里，“我们神圣的意志正在登上宝座”（《全集》，1994，459）。但是甲神还固守着他的虚无主义，他通过追问和“知识”认定“爱”本身不过也是虚妄的满性痛苦。对于此，丙神尖锐地回应：“在爱的军团安营扎寨的地方，你们理念的大军能有什么力量？”^①，“爱情凌驾我们的疑问”（《人子耶稣》，2011，189）因为正是柔弱的人发现了生命的真谛。与此同时，乙神也同丙神一道开始劝说甲神，因为“美留连的地方正是万物所在之处”（《全集》，1994，462），大地神终于复归于“大地”，看到身边大地上无

^① [黎]纪伯伦：《人子耶稣》，薛庆国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第188页。

处不在的美。

丙神在末尾前最后论“爱”。爱不是一种放荡的叛逆的肉体之爱或者对于欲望的扼杀，而是一种圣洁的东西，使人获得解放和温暖，映照着生命的神圣性。其实这里无需多言，因为纪伯伦在这里呼唤的一种爱就是现实地蕴含在生命热情中的爱，是每个人无需习得也无需遏制的生命冲动。这种爱也就是美本身，成为大地新的曙光和新的价值。

在最终，三位神终于达成了一致，他们超脱时间和空间，超越于永生和死亡的纠缠与冥想，他们决定睡去。这里的睡去也就是诸神的隐退，因为作为大地的价值已然得到了一个神圣的回答，而爱和生命最终战胜了死亡，作为古老的神明，他们终于可以无需承担重负和诅咒，返回大地，将未来交给人类。在这个意义上讲，甲乙二神也最终得到了他们渴求的解脱和救渡。

“然而爱却会长存，它的足迹永远不会被湮没”，“让我们这些大地神入睡，而让爱，这人类的柔情，去做来日的主宰……”（《人子耶稣》，2011，193）在最终生命和爱的高歌里，人类的柔弱之爱反而是最坚实的东西，能够克服虚无而成为未来大地的肯定性。

三、《大地神》之“超”宗教思想

经由前面对于《大地神》较为完整细致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纪伯伦后期议题的一个核心乃是一个价值的奠基活动。这个价值的奠基活动之所以是“超”宗教的，是因为他的指向和宗教的指向相同：什么作为生命和大地的意义？他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的：人应当如何生存？但是对于这些根本性问题的回答却是通过对宗教的超越来达成的。但是这些超越是纯然的对于宗教的批判吗？似乎也并不是。比起批判，后期的纪伯伦似乎更乐意建构，乐意将智慧和启示带给人们。

纪伯伦精神和思想的核心就是，人类现实的，同时也就是神圣的爱。这种爱最终打破了现代东方腐朽宗教的禁锢，也克服了现代西方的虚无主义生存论危机。但是在纪伯伦看来，这种爱不是他自己的创作，而是人类长久以来就已经拥有着的最美好的东西了，只不过被人遗忘着。在纪伯伦的笔下，作为“人子”的耶稣和历史上那些真诚的先知们向人们传递的启发和福音里，也充满着这种爱；人子的耶稣所叙说的，不是用教义和道德律令压制扼杀人的现实之爱，而相反，在本质上这种现实的爱同时也就是道德性的，因为这种人类柔情的现实之爱必然是美的，而美的东西最终引向的不是恶，而是纯洁的和真挚的精神之善。只不过唯当“人子”的耶稣成为“神子”的耶稣，宗教成为一种不知不觉脱离大地而将价值和根基建立在完全虚幻的东西上的时候，宗教也就必然最终要沦为虚无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讲，纪伯伦所实现的，恰恰是返回到先知真正传达的思想实质里。他在东方和西方的思想和宗教中任意地遨游，但是他看到的是智慧而不是教义，是人的解放而不是人的被奴役，是爱与美的高歌而不是对现世的扼杀。他以“超越”宗教的方式最终达到了以往先知早已经道出的生命之真谛。就此，他用作品使人回想、追忆并最终拾起来生命中就在现实眼前放着的最宝贵的东西，在这种伟大的力量面前，诸神也只能隐退。

结 论

通过对纪伯伦思想经历和其最后的作品《大地神》的分析，我们能够体会到纪伯伦基于东西方宗教传统先知智慧和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尼采肯定性哲学），对于东方和西方共同面临的危机与问题作出了回应。并且在后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纪伯伦用他自己的“超”宗教思想，为人类命运给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在他的思想图景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最终都应当超越偏见而走向全人类的统一和融合。因此，正如蔡德贵所言，纪伯伦后期作品无不印证着“他的思维方式承袭了东方传统，而思想内容则更多地反映了近代西方进步潮流。因此，纪伯伦的作品骨架是东方的，血肉是西方的，他本人则是完成这一天作之合的能工巧匠。”^①

参考文献

1. 《纪伯伦全集（上）》，伊宏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2. 《纪伯伦全集（中）》，伊宏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3. 《纪伯伦全集（下）》，伊宏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4. 蔡德贵：《纪伯伦的多元宗教和哲学观（上）》，《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5期。
5. 蔡德贵：《纪伯伦的多元宗教和哲学观（下）》，《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6期。
6. 侯雅欣：《试析纪伯伦《先知》中“爱”的内涵》，《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32期。
7. [黎]纪伯伦：《人子耶稣》，薛庆国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8. 林丰民：《惠特曼与阿拉伯旅美诗人纪伯伦》，《阿拉伯世界》，2002年第1期。
9. 马征：《《大地之神》：生命意义的对话》，《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2卷第1期。
10. 马征：《重建生命的神圣 ——纪伯伦《人子耶稣》中耶稣形象的隐喻意义》，《国外文学》，2008年第3期。
11. [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第2版。

^① 蔡德贵：《纪伯伦的多元宗教和哲学观（下）》，《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6期，第58页。

12. [德]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 月第 1 版
13. 吴晓群：《古代希腊的献祭仪式研究》，《世界历史》，1999 年 12 月